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編卷十二至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五十二

經部

孟子集編卷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

狂人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

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搗初委反○本謂下木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

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

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

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

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

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

則將撻之乎

紵音軫撻音婁○紵戾也撻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

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
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可以為堯舜疑占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

四寸以長

句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

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
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
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
長上聲

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
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
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
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

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

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蘧率必其進見之時
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

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
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

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
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

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
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
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
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問云云曰楊氏之說有曰佛
者麗蘊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此乃自得之言最
為達理但其言周遮便更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

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運水搬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適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縱橫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之論正相南北至於如此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稱之至語其病則以為特在於周遮著意而已如此則是凡為佛者去此二病而遂與吾學不殊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事之同正謂此爾或問於胡文定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為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為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始是妙用處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

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

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

也闕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也

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

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或問五十而慕何必舜武夷胡

氏曰所謂慕者不變其初心也初心者赤子之心也為舜父母日欲殺舜與他人父母不同故獨言舜耳此一

節又當與前章參玩云○又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里克諫不聽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不懼不

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季武子立其愛子悼子而以長子公鉏為馬正公鉏愠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
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果喜而厚之為人子者不幸
而處愛憎興廢之間則於里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

石丘

慳口莖反○宋姓
慳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
長者故謂之先

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
時宋慳方

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案莊子書
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
云齊宣王時人以事
攷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

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

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

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

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

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

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曰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蓋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掙之說而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事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自衆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不睹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說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啓禍源也故使二君悅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以至於觀聽之間亦莫不動焉上下憧憧徒知利之為利則凡私已而自便者無不為也人

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恤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說而說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則皆知仁義至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差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於此則知五伯之在春秋為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曾西之所以卑管晏而尊子路者也則庶乎知入德之門矣○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衍義○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為其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

也孟子釋書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諸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

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

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

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南軒曰淳于髡以孟子為卿於齊未久而遽去疑其為自為而非仁者之所為蓋髡徒知以為人為仁而不知仁之理存乎性者也故伯夷之不以賢事不肖伊尹之五就柳下惠之不惡不辭而皆為趨於仁以其皆本於天理之正故爾若徇夫為人之名以為仁而拂其性之理則所謂愛之本先亡而其所以為愛者特其情之流耳豈不反害於仁乎

曰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

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繇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

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曰孔子為魯哭髡以此譏孟子任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
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
為無之為去

聲○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
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俎于大夫
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
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
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
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
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
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
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

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

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

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

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潮音

與聞同治平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格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罪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

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

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洽反

糴音狄好去聲○案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饋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

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

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魯

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

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

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

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

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

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

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

者作則必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在所損矣

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

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南軒曰孟子下章云云大抵與此

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富國強兵為急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為富強之計則君益驕肆民益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由是道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以不由其道為先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為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

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隳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富國強兵之說至於秦可謂獲其利矣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絕滅之中人心內離豈復為秦之臣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寧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

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

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

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

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案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

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蚤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

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

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

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

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

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

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

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

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

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

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

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

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

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迎

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

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衰貌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士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圓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

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

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南軒曰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舍是三者則皆為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

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

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

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威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

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

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踈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

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
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
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
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

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
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
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

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
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
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其所遭若彼而所
成就若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
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以舜之生知非
有待於處憂患以成其德也舉舜之起於畎畝以見聖

人亦由側微而興耳若在他入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
所云是已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
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動心則善端日萌
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謂增
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
而後能改過使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
之有知用力則懼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困於
心謂有所撓拂於心衡於慮謂有所鬱塞於慮必如是
而後有作作者油然有所興起於中也徵於色發於聲
謂憂患憤悱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後喻喻者言盡然
默識其理之所在也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
所可盡也則又推而言之以謂為國者亦然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蓋泰然自以為是
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於滅亡而不悟矣大抵
治亂興亡常分於敬肆之間使在內而每聞逆耳之規

在外而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於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死言死之道天命絕于其躬而敗于其家出于乃國者也然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歷則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因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

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

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南軒曰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屑同訓○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躡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留於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於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之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天之於物亦然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

孟子集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五十三

經部

孟子集編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
之神明

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
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
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
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
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含養謂順而
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者死壽命之短長也忒疑也不忒

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
 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
 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
 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知天而不以死壽忒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
 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
 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問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
 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
 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此心本來虛靈萬
 理具備事事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

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此聖賢所以貴乎窮理○
萬理雖具於吾心須使教他知始得○伊川云盡心然
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能知性便欲盡
心何處下手○或以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盡心者先
生曰若如所論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
性即是於理有所未明如何便到得這田地邪此處一
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況知者有漸之辭盡者無餘之義
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
知得却盡箇甚底○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性以賦於
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
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
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
○心性皆天之所以予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亡之則非
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又問云云曰天教爾父子有親使用真箇

有親天教爾君臣有義便須真箇有義不然便是違天
○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寇山發明孟子
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
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大抵學者必
先知仁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橫渠西銘蓋欲學者
之知仁也先生沒後二三十年諸儒之明道蓋有為世
之所尊者矣其問講之不精者顧以能知性則能盡心
彼其不達洪範之言思大學之言知中庸之論明其外
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得之學著作佐郎李道
傳辨之曰史官所斥能知性則能盡心為講之不精者
朱先生集注說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
知天矣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前輩皆從之
而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獨得聖賢本心故舊說雖善
而攷之文義有所未協則弗從以為非聖賢當日立言
之本意故也孟子此章信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
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而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故先

生別案本文更定今說文義既協理致自明史官顧以
為講之不精何也且心性天三言者何謂也程子曰自
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者言之
謂之心三者蓋所從言之異耳要之性即理也理則一
而已矣故凡能盡此心者必其知此性者也苟不知之
若之何其盡之既知之矣則所謂天者豈外此而他求
哉世之學者每有心小性大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
後可以馴致其極以知天性殊不知性與心初無間而
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
義為得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者是
失其先後之倫也集注云云於心性天三者之說可謂
條理別白指趣分明讀者可以曉然無疑矣而史官顧
謂其外逆心性之說何哉洪範言思與此不類若大學
之言知中庸之言明大抵皆以知為先集注所謂必能
知而後能盡者正與之合史官顧謂其不達於此何哉
○又案孟子此章心性二字純指道心德性而言至云

動心忍性則心固道心性即指氣稟食色之性
矣○張思叔詒罵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孟子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

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謂命

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則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

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南軒曰富貴利達衆人謂已

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

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

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已矣○趙氏

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

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

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内也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

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已以

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

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

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問反身而誠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又曰反身而誠只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理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誠是有此理檢校自家身分是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是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其樂孰大於此。○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

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未至於反身而誠處且遂
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更仔細看這般處○
不可將起字低看了求○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
仁莫近於起起字甚緊

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
察者識之精

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
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

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
已之無所恥是

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
吾所

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
而彼方且自以為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

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

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

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

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

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

更反○言若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

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人知之亦驚驚人不知亦驚驚

趙氏曰驚驚自得無欲之貌曰

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禁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

也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

德樂義見於行市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

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

無往而不善○南軒曰宋句踐之好遊謂遊於世如歷聘之類意句踐之為人徇名而外求者孟子語之以遊

使求之於吾身而已云云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云云其曰脩身見於世者言脩其身而其德名自不可掩非君子之脩身欲以自見於世○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

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異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材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

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

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

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孟子曰霸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皞老反○驩與歡誤同皞

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
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

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

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

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

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

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

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

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

良能皆無所由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

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天之所為而性之所有也孩提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然下文獨言知者蓋知常在先也愛敬者良心之大端蓋親親為仁敬長為義人道不越是而已能存是心而達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窮矣雖然人之良

能良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手執而足履亦何莫非是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為言也蓋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固莫非天理毫釐之差則人欲亂之矣若受敬之所發乃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之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若異端舉物而遺則天理人欲混淆而莫識其源為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愚索達之天下二先生之說少異當詳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泮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接觸則其應甚速○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

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

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

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

德慧術知也○南軒曰疾疾謂憂患也蓋人平居無事之時漠然不省者多矣惟夫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以感發故德慧術知由此而生以孤臣孽子觀之可見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

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能有所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知蓋有大小所謂達者亦有淺深要之由憂患而有所發則一也然則處安樂之地者誦斯言可不思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懼乎當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修業之要而自勉勵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

君則為容悅者也

此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

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

忘也 有忘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

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南軒曰以事是若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乎功業者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之未安則不敢徇也蓋功業一時之事而良心萬世之彛故也所謂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生此民之理也天之生民也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大人者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為天民出而佐商則為大人

也正己而物正者己正而物自正也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之事業

則鮮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

與皆去聲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

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

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

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

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關民聚

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

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睥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睥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睥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到此○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行道固君子之所樂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初無加損○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其色晬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性字從心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道理在裏○四體不言而喻若曰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節耳○南軒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馬仁

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
畔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
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而內
外一也不言而喻言其自然由於此而無待防檢耳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

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

母雞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

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

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馬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自愛之而反不

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

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

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

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

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

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程

子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容光必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

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

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

於聖人亦是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欲

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

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

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

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

中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

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

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

則不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

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也。○案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程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今以經傳言權之義附於此。○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朱子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銜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以適道。信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

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黃氏曰程子言權只是經或問云權經亦當有辨何也曰是各有所發明也經常也權變也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則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小有移易以就夫權權與經不可無辨或問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則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之說然也有或問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先儒明道之力至是而始備矣○南軒曰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當然不可過而不及者也毫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取中而不失乎所以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乎此之謂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為中乃以為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謂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乎經也既反經矣尚何道之合乎○愚案公羊傳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九

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
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往省于留
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
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
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
也反經之說始此祭仲身為人臣而廢君立君若舉碁
然謂之有善可乎公羊此言蓋聖經之稂莠人心之蠱
賊學者不可不察然則董仲舒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何如也曰此為不知春秋而
言也蓋春秋王道之權衡處常則用經遭變則用權其
用權也乃所以求合乎經也漢儒之論經權惟此為最
粹大抵為學必先知經知經而後可以語權不知經而
遽語權未有不流於變詐者也故張子以學未至而語
變為操術之不正信夫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亦

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

正理○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長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

人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

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南軒曰人心虛明知

覺萬理森然其好惡是非本何適而非正惟夫動於私欲則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而其正理始昧矣人能正其心不使外物害之如飢渴之害於口腹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孟子曰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

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圍○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

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軻音刃與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

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南軒曰天下之事為之貴乎有成云云今夫士之為仁義固當循循不已以極其至若用力雖勞未有所臻而畫馬則亦不得為成人而已○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

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

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

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

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

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

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

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

塾問曰士何事

塾丁念反○塾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

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

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

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

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又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南軒曰尚志者以立志為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不主乎仁義則徬徬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舉二事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為宜者亦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也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不越此而已矣學者可不以尚志為先乎○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蓋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支派也○支派也○王子墊者必當時國君之子天子諸侯之子

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其有而取之則非義方是時天下之戰國七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忍於為此未必知其為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為戒而所居常在乎仁以不義為戒而所由常在乎義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矣行義

○孟

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

其大者奚可哉

含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

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

為賢哉○南軒曰單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則不受謂斯人也一旦而遇萬鍾之祿苟其不義則必不受也可乎蓋人之難知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固不可也於陵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辟兄離母處於於陵齊人高之以謂若斯人者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將必不受也孟子以為是舍單食豆羹之義也蓋孟子以人倫之際察之而知其不可信也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於人倫所謂親戚君臣上下是也今仲子廢親戚君臣上下而欲以潔其身飾小廉而妨大德其不知義固已甚矣又烏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乎古之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其人之得失淺深可槩見矣四岳之舉舜則曰克諧以孝而已克之降舜以二女觀其嬪于虞而已此舜之所以聖也箕缺與其妻相待如賓而白季知其能治民茅容殺姓先奉其母而郭林宗知其可以成德是亦善觀人者也若仲子廢天倫而徇私意以其小廉信其大節烏乎可哉○桃應問

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

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

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

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

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

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舜而賴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孤天下之望乎此不知天理之言也聖人所以為治者循天理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為狂是未之思也又以為皋陶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是又未之思也皋陶執瞽瞍於前使舜得以申竊負之議於後乃是天理時中能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案程子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處事之方不過本之以義理而參之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之義以方外中庸之時中是也各已散見諸篇獨此一章其事乃天下之至難

而聖賢處之曲盡其道此即處事之大法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為的而權其輕重可否之宜不雜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 ○孟

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

言人之居處所係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

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

面盡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

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埤澤宋城門名也孟
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

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

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

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

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南軒曰此章言交際之道若徒食之而愛心不加馬徒愛之而敬心不加馬則與豕交獸畜無以異蓋人道之相與以敬為主夫必有是恭敬而後幣帛以將之蓋恭敬者先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也若無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幣帛者所以將其恭敬者也恭敬存於中

而儀物實於外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內外之宜文質之中也若恭敬之心雖存而無以實之於外君子亦惡夫虛拘也昔夫子解駟以賻舊館人之喪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蓋是意也夫古人於交際之道豈偶然哉故有燕饗之禮焉有摯獻之禮焉有問道之禮焉此皆其恭敬之所生也恭敬為之主而其節文品式森然備具而又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小大多寡之或異是皆天之所為也若昧乎此不陷於豕交獸畜則或失之虛拘皆非君子之道也○二先生釋恭敬無實之語不同正當參攷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

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虧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

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
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
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南軒曰有是形者皆
可以踐形其曰可以者猶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至
於聖人而始得為能踐其形也然則有是形者皆
可以為聖人其不為聖人者以其不能踐之故耳○齊

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

子曰是猶或紗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

孝弟而已矣

紗之忍反○紗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
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
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

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案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

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

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益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

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南軒日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坼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

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

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坼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

會無待於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

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

深矣龜山楊氏以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財者因其材而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雖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夫成德達材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荅其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荅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又有所謂私淑艾者焉蓋不在於言辭之間躬行於身而觀者化焉凡動容周旋之間無非教也君子之善治其身非為教人也身脩而教在其中成已成物之道也其所以教不越是五者然私淑艾者又其本也

○公孫丑曰道

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

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

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彀弓之限也言教人者

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

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南軒曰公孫丑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難進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幾及而為之孳孳也

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自隘者視之

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常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為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為繩墨矣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為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理義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猶大匠設繩墨羿為彀率以示人其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雖然學者於聖賢之言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其所謂繩墨彀率者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而先起求躍之意則是蕲獲助長為害祇甚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如殉

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

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
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

在所禮而不荅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
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

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

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
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

道之心不專所以不荅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
惡夫意之不誠者○南軒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虛則
受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
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之在門若在所禮而
不荅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荅之故於其所挾致力以
消弭之其庶幾乎然則孟子之不荅是亦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

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

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

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南軒曰：理一而分殊者，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推則不得不殊。明乎此則知仁義之未嘗不相須矣。○天下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

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仁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若以親親之道施於民則親踈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貴賤無以異矣是乃薄其民故於親則親之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之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異於楊墨也行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

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

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散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

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散，長散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動。如講學既能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不免沈滯之患矣。○南軒曰：自身以至天下皆有當務。蓋天下之事未有無先後者。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

乎格物也雖然孟子之所喻特言舍大而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歡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為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集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三千五十四

經部

孟子集編卷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
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
答辭也糜爛其民

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此章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
禍由疏逮親○南軒曰此愛者仁之道也而有所不愛
者是為私意所隔而愛之理蔽於內也善推其所為則
自親以及疏雖各有等差而愛無不加焉至於不仁者
則不能推矣不能推故日以陷溺不惟無以及於人且
將併與其親愛者亦不之恤此豈仁之道哉○人之情
孰不愛其所親而梁惠王乃倒置若是者以貪得之心
勝故天理熄滅人欲橫流而至於斯極也朱子謂仁人
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斯言盡之矣嗚呼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驅子弟以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
也

義也

行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

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
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

之師也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

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吾於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

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

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

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孟子曰有人曰我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

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

角之

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

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南軒曰征之為言正也人望其來正已也而何戰之有哉若不志於仁而徒欲

以巧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雖然戰陳君子之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為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之服習而其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若弛兵徹禁以召外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烏所謂仁者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案莊子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孟子

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衿之忍反果說文作嫗烏

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南軒曰舜於窮通之際果何有哉所欲不存樂

天而安命窮而在下初無一豪之虧達而○孟子曰吾在上亦無一豪之加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

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然

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

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

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

也文王之國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國為阱國中此以園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

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

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

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

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

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曾會得東坡之說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某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南軒曰孟子此章言人之度量相越有如其遠者夫均是人也而有讓千乘之國者有與人簞食豆羹而德見於色者何其不侔也蓋其所存有厚薄而所見有廣狹之故耳夫能讓千乘之國亦可謂高矣而孟子謂之好名之人者何哉蓋未能循天理之實然者則亦未免為徇其名而已如季札之徒是也季子之父兄所以眷眷於季子之立者為其賢也此公理而非私意也而季子三辭焉是未究夫當立之義非為季子之私也就隘俗論之可謂

超然獨出矣而揆之以道蓋亦好名而蔽其實故也好名之人雖能讓國未免限於名若夫大賢以上循乎天理雖以舜禹受天下受其所當受而不為好名故孔子稱舜禹讓夷齊之讓讓其所當讓而不為好名故孔子稱舜禹則曰有天下而不與焉稱泰伯則曰民無得而稱焉稱夷齊曰求仁而得仁聖人之意蓋可見矣○愚案泰伯稱夷齊之讓與子臧季札之讓其讓則一而所以讓則不同學者所當究見其義○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為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跡人但見其逃去不反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跡使

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也曰太王之欲立賢子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以為狷王季受之而不以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議論之多矣蘇氏以為讓國盛德之事矣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為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足以得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

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攷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薄又自不同也○南軒曰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為不亦冒先王之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為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違權樂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也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豪末於

此哉此又不
可不知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

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

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曰不仁而得國亦得其土地而已顧豈得其民人之心哉然則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而不可執辭以害意也

○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

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興廢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最以君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之貴而慢其民乎行義

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

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

諸侯

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歲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

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

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

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案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人之所以得名以其

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止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自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南軒曰仁者人也仁謂人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是乃人之道也故伊川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蓋人之生其愛之理具於性是乃所以為人之道者惟其私意日以蔽隔故其理雖存而人不能合之則仁道亦幾乎息矣惟君子以克己為務已私既克無所蔽隔而天理粹然則人與仁合而為人之道得矣○孟子曰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

之門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

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案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案此則憎當從土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繇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

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

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為

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

也介然條然之頃也 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

南軒曰此言學者初聞善道其心不無欣慕而開明猶山徑之有蹊間也 由是而體認充廣朝夕於斯則德進

而業廣矣猶用之而成路也 苟惟若有若亡而不用其力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向之開明者幾何

不復室塞邪然則山徑之蹊間在夫用與不用士之於學亦係於思與不思而已 思則通不思則塞矣 ○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

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蠡者鬻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鬻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

也之樂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

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跡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跡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跡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論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其是否也

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

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

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從善也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

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

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案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

則是有命也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

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案所稟者厚而消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

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善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問君子不謂性曰這性字不全就理上說口之欲食目之欲色以至耳鼻四肢之欲固是天然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君子不謂命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是以所稟言○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而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此不難解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食藜藿如父子有親然有相愛者有不相愛者有相愛深者有相愛淺者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我當致厚以感他如舜於瞽瞍是也○問有命焉之命曰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

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
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
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
亦有限節裁制又當安之於理如紂酒池肉林却是富
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
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
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
瞽瞍固是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
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
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
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
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異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
但當盡性而已故不謂命○孟子此章只要過人欲存
天理故於人說性處便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已之謂

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

信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充實之謂美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

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

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而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善人只是一箇渾然好人都是可欲更無些子可嫌處○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有諸已之謂信謂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不可謂之信○有諸已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也○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有諸已之信屬焉馬一是自然一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

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欲是別人以為
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南軒曰云云人雖本有
是善而為氣習所蔽莫之能有惟其存之久而後能實
有之未有之如他人之物有諸已而後為已物也自是
而不自已焉則進乎充實之地充實者充盛篤實也美
者美在其中也美之所積者厚則光輝之所發者充塞
而不可掩矣故謂之大然猶有大之可名至於大而化
則大不足以名之程子謂未化者如操尺度以量物用
之尚未免於有差至於化則已即是尺度尺度即已蓋
成乎大者也若夫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也○
問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
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
猶有迹化謂使充實光輝者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
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先生荅曰孟子
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

謂更分別之
自可見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

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

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豎闌也招冒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

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

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問逃墨歸楊

云云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

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

可取也○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

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

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

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
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
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呂氏大事記曰齊宣王好文學
游說之士鄒衍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盛者數百千人是時諸子
並起秦漢以後所謂六家九流特其略耳孟子荀卿列
傳曰騶衍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稱引天地剖判
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其語閎大不經王公大人初
見其術瞿然顧化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慎
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之術騶奭
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文具難施公孫龍為堅
白同異之辯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
之吁子焉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
道哉莊子天下篇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
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導名分其數嚴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馬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司馬子長與莊生所談皆當深味也愚案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鉏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闕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而孟子獨深辯楊墨者或曰楊墨之禍仁義固也必若何而後為仁義也曰孟子嘗言之矣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蓋自親親而推之於民物是其理之一也明乎理之一則心無不溥而非楊氏之為我矣親親與仁民不

同仁民與愛物不同是其分之殊也明乎分之殊則其施有序而非墨氏之兼愛矣聖賢正大之學異端私邪之見真霄壤也學者徒知孟子之闢楊墨而不知此章乃闢楊墨之本所由見焉

○孟子曰有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

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

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

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

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

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

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曰才如辨給敏捷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之可以為為而不知理義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至於顛覆則不已故益成括任於齊而孟子知其必見殺也蓋不聞道則為才所役聞道則有以為用矣所謂道者非他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有所據則才有所不敢恃矣故夫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於有取死之道反不若魯鈍無才之為愈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而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愚案此才與有才

而驕吝之才同若所謂天之降才與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則指其根於性者而言如才子才難之才

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

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

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荅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南軒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殄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之方乎以其所不為而達之於所為豈非義之方乎達謂達於用充謂充其所有者也此章始言仁義而末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也○孟子此章教人以善推其所為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

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如無欲害人，此所謂不忍也。私欲一動，則不忍者有時而忍矣。無欲穿窬，此所謂不為也。私欲一動，則不為者有時而為矣。惟能即是心而充之，害人之事固所不欲，其未至於害人者亦皆不欲。仁其可勝用乎？穿窬之事固所不為，其未至於穿窬者亦皆不為。義其可勝用乎？爾汝人所輕賤之稱，知恥者之所不肯受。此所謂羞惡之心也。能自此充之，則無所往而非義也。大抵人之本心無不善者，由其以利欲汨之而失其本心，故侵尋蹉跌，遂流於不善。如百里之走，則恥之而五十里，則不以為恥。曷若併歲攘而不為乎？知此而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知孟子充之之說，行義。

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

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
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

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非義矣

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餽音忝○餽探取之也今人以

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

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

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

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

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

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

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

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

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

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

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魏魏富貴高顯之貌藐馬

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

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榱

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

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

便是欲○集義程子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呂氏曰欲者感動於物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枯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枯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云云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南軒曰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氣平其心虛寧而不存者寡矣雖然天資寡欲之人其不存焉者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無欲則其

清明高遠者
為無窮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

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
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

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
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

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

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

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
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
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
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因此

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
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

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
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
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闐音奄○踽踽獨

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獮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

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闐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

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

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

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
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
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
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

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

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
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
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
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
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
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
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
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
獯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獯者有所不為而可
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
惑人之深也絕之術無他馬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
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

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

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

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

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豈反○散氏宜生名大王

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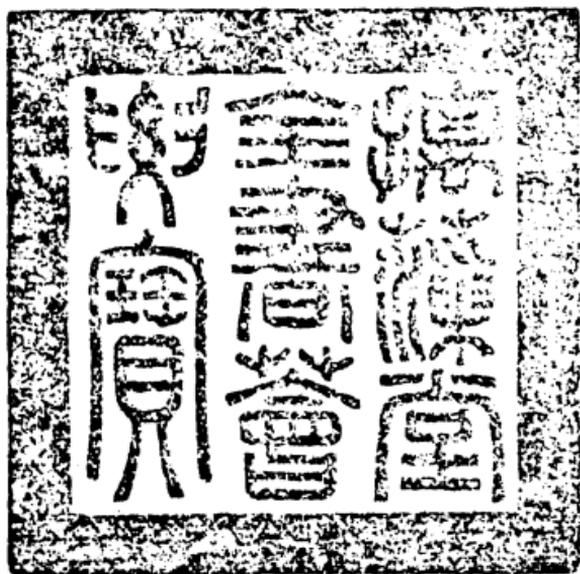
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案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

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薈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南軒曰道不為古今而有加損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苟得其所同然則雖越宇宙與親見之何以異哉○愚案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與斯道之

傳今攷之臯陶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則二人之學至精至粹其得與羣聖之列也宜哉萊朱若誠仲虺則固伊尹之亞也太公望於書無所見惟大戴禮踐阼篇武王問道於太公望公奉丹書以入所陳者敬義仁之道其所以為文武之師者亦豈句哉後世特以為兵家之祖蓋未然也散宜生之名一見於書而傳道之事則無所攷至於獨言文王而不及武王周公則以父子同道舉文王則餘在其中故或遂謂孟子有不取武王之意豈其然邪



孟子集編卷十四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陳 蔡